网络

零伍 2005

盛大起点中文网 选编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5年中国网络文学精选]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零伍2005

盛大起点中文网 选编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5年中国网络文学精选]

新出图证(鄂)字 0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05 年中国网络文学精选/盛大起点中文网　选编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1

ISBN　7-5354-3165-8
Ⅰ.2…
Ⅱ.盛…
Ⅲ.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Ⅳ.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43657 号

责任编辑:曾　莉　　责任校对:陈　琪
封面设计:徐慧芳　　责任印制:吴竹敏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07　传真:87679300　邮编:430070)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主楼 B 座 9-10 层)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62　87679361)
http://www.cjlap.com
E-mail:cjlap2004@hotmail.com
印刷:武汉市轩辕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890×1240 毫米　1/32　印张:11.25　插页:1
版次: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290 千字　印数:1-9000 册

定价:20.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7679307　87679310)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编者前言

2005年，对于中国的网络来说，是一个高速发展却迷失方向的年头，一个充满希望却不知道道路通向何处的年份，一个不算好，却也绝对不算坏的年份。对于网络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网络文学也无法脱离这个时代的烙印。

2005年网络文学开始了量变到质变的关键时刻，出版的网络小说作品一部接一部。虽然没有再次出现《第一次亲密接触》这样让整个国家为之沸腾的作品，却涌现出了《亮剑》这样网络人气小说出身却在电视获得巨大成功的优质作品。

网络文学，和文学主体，从来没有这么样的接近而又陌生。《亵渎》《狼群》《诛仙》《异人傲世录》这些原本在网络上无人不知，在网下无人知道的网络顶尖作品出现在各个书店的畅销榜中，《亵渎》上海签售会，《九州》北京签售会，看着那破纪录的人头涌动，让人觉得网络文学的春天已经到来。可是立志成为网络小说家的年轻人饿昏在网吧的新闻，却告诉我们网络小说目前依然混沌的现实。

2005年的网络文学作品，从去年的全民网游，逐渐转向了更接近生活的都市情感小说，达成作者美丽梦想的都市创业作品，也由原本的小类流行变成了网络文学的主要流派。而因为外来的《魔戒》《哈里波特》等影响依然扩散，幻想小说继续保持着大江东去一般的滔天气势，虽然泥沙俱下，水准不一，但是以数量来说，一年间数万部幻想小说的问世，足以到任何在网络接触文学的人回避不掉。而将幻想和都市情感创业结合的作品，以再来一次人生为重点的重生潮流，则在经典作品

《重生传说》之后，在网络文学领域取得了令人惊讶的成长。不论是创作数字，还是读者人数，都达到了令人惊讶的数字。

在网络言情作品方面，从日本而来的同人女风潮越刮越烈，美少年之恋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和传统言情分庭抗礼，而韩流的旋风更加强烈，网络言情小说中，已经很少能看到温柔可人小鸟依人的传统女主角。而如野草般坚强，泼辣凶狠不服输的野蛮女友，充斥于言情小说之中。让无数的男子汉垂泪，怀念拥有传统美德的温柔少女，大骂韩流教坏女孩。

看罢2005年网络文学的风云变幻，我们这些人坚信前面是光辉的圣殿，但是我们依然行走于黑暗之中。但是时代的前进不可遏制，黑暗之后，必是光明，让我们在回顾2005年的时候，期盼2006年的到来吧。

盛大起点中文网

2005.11.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科幻：一秒和三年 …… 楼兰（1）
恐怖：像蟑螂一样飞 …… 庄秦（13）
　　影子 …… 方士（29）
灵异：非人亦有情 …… 白饭如霜（35）
历史：约克郡的贝斯 …… etluva（43）
武侠：魔幻变形花 …… 刘建良（52）
仙侠：鹤无双 …… 流浪的蛤蟆（106）
玄幻：听剑 …… 风舞鹰翔（122）
　　狼王 …… 风舞鹰翔（163）
奇幻：羽夜 …… 七月（230）
　　杀局 …… 惊寂（246）
言情：虚像 …… 晴空（256）
　　他不在现场 …… 嫣子危（278）
　　爱链 …… 婉享（290）
　　心声热线 …… 嫣子危（298）
　　追忆那风情女子 …… 三痴（307）
竞技：幻庵因硕西游记 …… 三痴（315）

一秒和三年

楼　兰

我看见吧台那一头有个非常妩媚的女人。她的目光慵懒而迷离，穿着性感而不俗艳。我不禁多看了几眼。在这凌晨时分，酒吧中是午夜疯狂后的宁静。侍者趴着打瞌睡，我发现我和她是此处仅有的两个客人。于是我向她走去。“嗨，一起喝一杯吗?”

她抬眼看我，“为什么要?”

“需要理由吗？如果一定要，就为了这寂寞时刻的相逢吧。”这种话在我说来驾轻就熟，而且屡屡取得良好的效果。

她嫣然一笑，举杯和我的杯子轻轻碰了一下。那笑容使我一下子心跳加速。

对于勾引女孩这件事，我一向是本着得过且过的态度的。一般我不会去刻意考虑说什么能讨对方的欢心，但今天不同。这个女孩让我在短短的时间里陷入一种幻觉。她优雅的手指，丰润的红唇，以及若有若无的浅笑，都使我感觉前所未有的激动。我假装冷静地微笑着，不让她看出我内心的慌乱。几句零散的调笑过后，我发现她同样精于此道。这是一个狡黠的女人，我确信，我喜欢和她们周旋，喜欢这样的女人甚于纯真的白痴。但我当时已经落入一种被称作爱情的狂热情绪中，否则我便该有所警惕。

“我叫李尔。怎么称呼你呢?”认为已是适当的时机时我这样问道。

“凯莎。”

凯莎，这名字后来成为无数吞噬灵魂的黑夜中我疯狂亲吻和拼命诅咒的对象。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她突然问。

我愣了愣，然后用我认为最具风度的口吻答道：“我是永生服务提

2005年 选

供者。”

一般来说我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大部分女孩都会一脸惊异的崇拜。在大多数人看来，这个职业高尚而神秘，几乎让人联想起传说中的法力无边的巫师。不过当然，这只是公众的错误认知。实际上我的工作相当机械化。但凯莎没有露出相同的表情。她的目光闪了闪，站起身来：“你愿意送我回家么?”

我受宠若惊地点头，出于难捺的激动紧紧握住车钥匙。凯莎突然开心无比地笑起来，然后，她飞快地搂住我的头在我嘴唇上轻轻一吻。我一阵晕眩。

我后来才意识到，一见钟情这回事往往隐藏着未知的危险。但无论如何，如你所见，这就是那些将我推入万劫不复深渊的事件的源头。

凯莎和我以前认识的女孩子很不一样，她非常富有。她有一处相当豪华的公寓，我常常在楼下等她。她打扮停当，袅袅地走下楼来。她穿专门订制的名牌服装，佩戴昂贵的钻石。我们出入那些之前我从未涉足的高档场所，而且看上去她是那些地方的常客。不过最重要的是，她女王般高贵的举止和邻家女孩般的柔情让我为之着迷。我们很快就如胶似漆。这段恋情发展迅速顺利得令人难以置信。如果我足够冷静，也许我该想想这样一个近乎完美的女人怎么会对我这样的人如此青睐有加。但是，冷静？哈，这曾让我引以为傲的特质自我认识她起就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我发现，凯莎对我的职业其实还是很有兴趣的，只是不知为什么她一开始小心地隐藏这一点。渐渐地她开始打听和我工作有关的事。一次在一场舞会上，一曲终了，我们在场边休息，她便问：“李尔，你们所谓的永生是如何实现的呢？我想想就觉得恐惧。”

这个问题，说实话我也不十分清楚，毕竟我不是这发明的研制者而只是一名小小的操作员。但这项服务刚刚试行，远未推广，大众对它的了解少之又少。所以我要作出令凯莎满意的解释还是轻而易举的。

于是我说：“其实这并不是真正的不死。这只是时间旅行的一个衍

生品。我们把过去的躯体‘借’到现在，反复使用。大致过程是这样的，先将人的身体定义为一个整体，然后定义一个监测和置换的时间参数，使该个体失去生命的迹象之后自动和一定时间前的本身置换。比如，我们现在一般将时间定成三年——当然，对患有长期疾病的人可能定得更长。当这个人死去，系统便会自动将三年前的活着的健康的躯体迁移至现在，于是他便复活。但其实他的死是注定的，三年之后，他仍然会像原先那样死去，然后系统再进行置换——如此往复。从逻辑上来说这个循环可以一直进行下去，只要系统不出差错。”

“差错？”凯莎的目光闪了闪，“你们遇见过差错么？”

“暂时没有，因为这系统是相当安全的，才会推向市场。”

“那么，这不会造成时间上的混乱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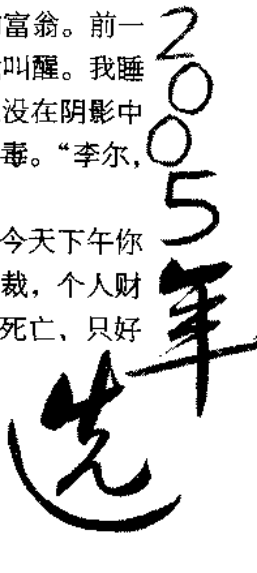
“不会的。”我微笑着说，“已经被证明，时间是断裂的，人为因素通常不会对其造成根本影响。何况，想想那些在多维层面上不断迁移的远航者们，这样做的影响是远远不及的。”

凯莎瞪大眼睛的样子非常可爱，这时下一首曲子开始，我们重又沉浸到舞会曼妙的气氛中去了。我第一次在心中产生隐隐的不安。

很快我就知道了一切的来龙去脉。高贵的凯莎为什么会出现在那个破旧的小酒吧中，为什么恰好遇见我，为什么爱上我。其实根本没有爱情可言，这个事件中存在的只有利益，我是唯一的傻瓜。就像天上不会掉馅饼，天下也没有莫名其妙的艳遇。那些不合理的幸福，很快就要你做出报偿。

周四下午，我有一个重要的客户。那是一个病入膏肓的富翁。前一个晚上我是和凯莎一起度过的。凌晨很早的时候，她就将我叫醒。我睡眼惺忪中看到她的脸，打了个激灵清醒过来。她的脸一半隐没在阴影中一半在昏黄的光线中泛着诡异的色彩，眼睛里充满暴躁与恶毒。“李尔，你必须答应我。”她说，“现在只有你能救我了。”

我吓了一跳。她突然又笑了，笑容还是一样的妩媚。“今天下午你要制定一个人的永生对吗？威里奥，全国最大的家族企业总裁，个人财产为89亿通用币，却已半身瘫痪，器官功能枯竭。他恐惧死亡，只好



求助于你，是吗?”

“你怎么知道?”我惊异万分。

“李尔，你太缺乏洞察力了。”凯莎将头凑到我耳边，我闻到沁人心脾的名牌香水味。她轻声道，“威里奥是我的叔叔。我是他的遗产的惟一继承人。”

我隐约猜到凯莎后来说的话。这是蹩脚电影的常备剧本，为了继承遗产而策划的谋杀。不同的只是，凯莎说：“我能等，我愿意等，只要我知道有一天我能得到那笔钱，但是他要永生……你知道，我不能让这事发生!”

我目瞪口呆地看着凯莎。她美丽的面庞上泛着欲望的光芒。她从一个高贵的天使沦落为一个利欲熏心的恶毒的女人。我如人冰窖。显而易见，这是一个阴谋。

这是一个阴谋。我把两个月来发生的事串连起来想了一遍，无论我怎样被冲昏头脑，也不得不相信这一点。两个月前，威里奥第一次派人咨询了有关永生服务的诸项事宜，我们进行了详细的介绍。他表示要仔细考虑。半个月之后，他终于下决心接受这项服务。我们签了合同，定制的日期就定在今天。

早在签完合同的次日，就有神秘人士拜访过我。他们承诺，若我可以阻止威里奥先生获得永生，将对我酬以重金。说实话他们开出的条件相当诱人，但我干脆利落地拒绝了。这不光是职业道德的问题，更有违我做人的准则。之后他们三番五次上门试图说服我，都被我拒之门外。我曾担心他们会不会使用过激的手段，幸而一天天过去，我几乎以为这担心是多余的了。

这期间我认识了凯莎。

美人计!哈。在这一刻我竟为自己为这一事件找到一个如此贴切的阐释而露出笑容。但是我心中近乎燃烧的愤怒与失望在拼命翻滚。凯莎，我多么地爱她，而她却……

“你只需动一些小小的手脚，”凯莎温柔地低声道，此刻听来尤为

可怕，“我知道你能做到的。”

“不。”我终于开口，“我不能。”

“没什么不能的。为了我，你不是说愿意为我做任何事的吗？难道都是假的？”她完全变成一个被欲望折磨得神经质的女人，一下子嘤嘤哭泣起来。“一切都是假的，连你对我也是假的。”

这话像在我的心上剜出一个洞来。我顿时疼痛得扭曲了面孔。我知道她的眼泪不是为我而流，却还是见不得她这个样子。我在自己都没有察觉的情况下轻轻点了下头。我甘心成为这肮脏可笑的爱情的祭奠品。

下午，我准时见到了威里奥。他是个臃肿的老人，陪同他的还有凯莎。我热情地微笑着，装作不认识她。威里奥显得很兴奋，他高声谈笑，显出商界巨头的魄力。“哈哈，你知道我为什么选择这项服务而不是传统的器官移植吗？”他问。我傻乎乎地摇头，一旁凯莎狡黠地笑着。我做不到她的气定神闲，我的手心沁出汗来了。

威里奥继续爽朗地大笑。后来我才想到，这项服务可以……逃避暗杀。作为一代富豪，他每年都要遭遇两到三次暗杀。也许来自于竞争对手，也许是谋财害命。而这样一来，即使他被杀，系统也将在一个小时左右将他复活。真是个一劳永逸的办法。

一劳永逸……哈，但是后来事实证明，远非如此。

“您准备好了吗？我们可以开始了。”我公式化地说。我们来到了机器的前面。然而我看出威里奥突然恐惧了。

“我只要躺在里面就行了？”他犹疑地问。

“是的，其他事情由我来做。”我说，“关于操作的过程我之前已经详尽地给您解释过了。”

他转过身开始慢腾腾地踱步。我希望他是改变了主意。最后他停了下来，向凯莎露出笑容：“孩子，你和我一起。”又转向我，“李尔先生，同时定制两个人的永生是可以的么？”

“这，当然可以。”我许久才回过神来，“可以由两台机器分别操作……但是先生您的意思是……”

2005年选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不，叔叔，我不要。”凯莎叫道，“永生是件可怕的事呢。”

“这是为了你的安全，”威里奥威严地说，“再说，即使将来有一天你厌倦了生活也可以撤销定制的嘛。是这样吗，李尔先生？”

我点头。

他们两人的目光对峙了一会，我看见凯莎先屈服了。看得出她对叔叔心怀畏惧。而威里奥露出微笑。我同样看得出，他只是面对这重要而奇异的一刻时感到恐慌，他需要有人和他一起承受，关于凯莎安全的一套说辞只是托辞而已。

但这是没有用的。其实我多么希望他能放弃定制永生这个打算。

很快凯莎补做了身体检查。他们躺进圆弧状密闭的装置里。凯莎躺下的前一刻暧昧地看了我一眼。我手心的汗越来越多。我不会忘记对她的承诺。

我首先进行凯莎的参数设置，其实几乎所有的设置都是相同的，除了往返时间段的差异。我将凯莎的设为常规设置的三年。对于一个没有疾病隐患的人来说这是中庸的取值。然后轮到了威里奥，我开始颤抖，面板上的按键我几乎没法准确地按下。如此剧烈的反应无法控制，但我确实很冷静。最终我把所有数据输入完成，那个时间段，我仅仅设为一秒。

资料数值过小！是否重新输入？系统的报警音吓了我一跳，我屏住呼吸毫不犹豫地点击了“强制确认”。之后是长长的说明性文字，我再次确认之后出现完成的接口。

完成这些之后我瘫软在椅子上无法动弹。

这个阴谋终于经我的手实施，我明白自己必将受到诅咒。

几分钟之后凯莎和威里奥离开了。威里奥显得很愉快，没有任何不适。我轻轻地朝凯莎点了点头。她美丽的眼睛流露出感激的目光，她向我意味深长地微笑。但我没有感到一丝的幸福。

我的脑海里全是最后的那段说明性文字。是的，这个后果本来就是我所意料到的，只是那些字词如同爬行的虫蚁，纷乱无比，挥之不去。

仅仅一秒钟。这意味着威里奥复活的时间仅有一秒，他将再一次死

去，尽管他也将再一次复活。但一秒的时间里，人们难以判断一个死去的人是否曾经复活。如此重复，威里奥的生命将断裂成无数个一秒钟。

我几天后得知他自杀的消息。据说，威里奥患有严重的间歇性神经痛，每次发作痛不欲生。所以我几乎可以想象，他受到疼痛的剧烈折磨时是怎样理智地冷静地选择了死亡。他充满希望，只需要短短的一个小时，那个神奇的系统便会还原若干年前的自己，那时候的自己健康、充满活力……虽然会丢失这么多年来的记忆，但那又有什么关系呢？他已经把所有重要的事情都记录下来，他已经作好准备，重获新生。

所有人都支持他这个决定。但他的医生、律师、助手、侄女守在他的床前整整二十四小时，他仍然一脸安详。他没有复活。最后他们不得不遗憾地宣布，威里奥先生看来真的……离开了这个世界。一定是永生服务出了什么问题。

媒体上开始对永生服务大肆笔诛口伐。尤其是对我的公司。甚至不知什么机构还成立一个小组对我进行调查。哈，他们能查出什么，那群白痴！我看见凯莎出现在镜头前，双眼红肿，楚楚动人。“啊，我不会起诉他。”这个威里奥唯一的亲属善良而宽容，“这本身就是风险非常大的事……其实我早先劝过叔叔不要接受这项尚未成熟的服务，但是他……”她哽咽了。

我欣赏着这个女人高明的演技。我已经许久没见到她了。我把自己关在家里，一个星期足不出户。但那天下午我决定出去。我穿上黑色的外套，戴上宽大的墨镜，漠然出门。一路上我反复告诉自己，你不要去，何必要去面对那些呢？但我同样知道，我非去不可。

威里奥的葬礼举行得非常隆重。他的死给商界造成一阵不大不小的风暴。人们当然愿意来缅怀他，或者真诚或者带着功利的目的。我混迹于吊唁的人群中，没有人注意到我。葬礼上人们回顾了他的一生，宣读了各种唁词，举行了各种仪式，但这些我都没有听进去。我在等待着一个时刻。

最后是遗体告别的仪式，所有人起身对着透明罩下仿佛只是熟睡的

2005年选

威里奥鞠躬。当人们深深地弯下腰的时候，我却直起身来偷偷张望。在那一瞬间，我确信我看到了，威里奥睁开了眼睛。他的目光茫然无措，当然，他不会知道正在举行的是自己的葬礼。他张开嘴，想要说什么，时间到了。我眨了下眼，一切恢复原状。威里奥仍只是一具安详的尸体。是的，大部分时间里，他已经死亡。

我发觉自己再也无法忍受这混合着谴责与惊惧的折磨。我大叫一声，狂奔出门。没有任何目的地，我只是在街道上飞奔。眼前跳动着鲜红的火焰，威里奥茫然的眼睛，前者最终吞食了后者。我自己仿佛也被灼热的火焰烧着了。

直到完全筋疲力尽我才一下子倒在了地上。午后强烈的阳光刺痛双目，我闭上眼永远不想睁开来。我想我快要疯了，或者那时我就已经疯了。

我的个人账户上多出了一笔不小的资金。我找到凯莎，她向我暧昧地微笑着。她左手握着一杯猩红的烈酒，右手优雅地在琴键上敲出一串音符。这种时候，她又恢复为那个我所初见的美丽高贵的女人。我已经对她的表演感到茫然，哪一个才是真实的凯莎呢？屏幕上善良纯洁的天使？阴谋中恶毒狠辣的魔鬼？目空一切的矜持女子，还是哀求时无助得令人无比怜惜的小姑娘？

或者，都不是。

“你还是外出避一避吧。”她突然说，“现在没有麻烦，不代表以后没有。”

我回过神来。“好的，你和我一起走。”

她挑了挑眉，一副诧异的样子，“一起走？为什么要？”

“难道，你不想和我在一起吗？”尽管我知道这句毫无来由的话会遭到怎样可耻的响应，我却还是这样脱口而出了。

她露出嘲讽的笑容。还未等我说什么，门锁转动，开启的门后出现一个男人的轮廓。凯莎兴奋地迎上去与他拥抱。当然，她良好的礼仪不会忘记回过头来介绍我。“你知道吗？这位就是李尔先生。杰瑞，你一

定听说过他的名字。”

被唤作杰瑞的人一手挽住凯莎的手，一边轻蔑地向我伸出两根手指。“这就是永生服务的提供者吗？您可真是位神秘人。”

我发誓我可以肯定这个家伙对这个阴谋一切尽知。或者，他根本就是幕后的策划者？我心里各种各样的念头飞速闪过。同时我很冷静，冷静得注视着他一开一合的嘴唇就是一拳，准确无误地击中他白得耀眼的门牙。

事后我回忆这场我生平最激烈的一次搏斗，几乎每个画面都是跳跃而模糊的。也许是因为当时的场面过于混乱，也许是血液挡住了视线。但唯一清晰的是凯莎的表情。她的嘴角挂着浅笑，饶有兴趣地注视着扭打在一起的两个男人，仿佛注视一幕专为她而上演的戏剧。她的眼里闪着兴奋的光芒，她把这两个小丑的每一处伤痕都看作是自己的骄傲。

我的头部狠狠撞到地面彻底失去知觉的前一刻，凯莎这种可憎然而又带着微微俏皮可爱的神情深深地烙进我的脑海里，之后的几日即使我在昏迷中也时时浮现。

那张精致的脸是如此变幻万方，她仿佛将我推下深渊的恶魔，让我背上一生都无法卸下的罪恶，又美丽得如同一个天使，微笑着允诺救赎我的灵魂。啊，我要做些什么！我要做些什么呢？昏迷中我时时这样问自己。几天之后当我的伤势复原彻底清醒，脑中已形成一个完整的计划。

时不时我的嘴角总浮起一丝神经质的微笑。

“你要加冰吗？”我递过一杯饮料同时温柔地征询凯莎的意见。

她没有答话，只是明显强忍住怒气冷冷地看着我。真是难得，这个任性的女人也会收敛自己的脾气。不错，我想，这符合我对她的认识，当明白自己受制于人，便审时度势，首先管好自己的嘴巴。

我舒适地坐在她对面的椅子里，饶有兴趣地观察她，或者说我在欣赏她——因为气恼微微撅起的樱唇，眼眶里打转的委屈的泪水，白玉般的手臂上被绳索勒出的血痕……这一切无比和谐，如果是为了唤起同

2005年 选

情，确实常能取得良好的效果。

真是个尤物。我还是忍不住想。

“你竟敢劫持我。”她终于忍不住开口，“你想怎么样?”

“劫持?”我微笑道，“不是你想的那样，只是特殊的邀请而已。凯莎，我们已经许久没有见过了。”

“哦?”她用眼角瞥了我一眼，扭动被捆住的手臂，娇嗔地说，“那这又是什么意思?”我看出她已经从惊恐中恢复过来，她自信她面对我能控制住局面。

我默不做声，只是为她解开了绳索。仿佛是因为判断得到了证实，她露出甜甜的笑容：“只要好好地请我到这里来，何必要采用这种方式呢?”她环顾四周，“原来，你在乡间还有这么一间幽静的别墅。”

“你要加冰吗?”我再次问道。

她愣了愣。“当然要。这么热的天气……”突然她迟疑了，抬头奇怪地看了我一眼，“不……还是不要了……”

我不知为什么觉得她的犹豫是如此好笑。于是我突然大声地笑起来。我看出她害怕了，她胆怯地抱住自己的手臂。而这又有什么用呢?

我止住笑，盯住了她的眼睛，轻声道：“凯莎，这是我专门为你准备的，喝下它吧。”

我端起那只杯子凑近她的唇边，从她眼睛里我看见她的恐惧发自心底。她张大嘴，仿佛想要呼救，但没有发出任何声音。没有用的，我就那样看着她。喝下去吧，宝贝，不要拒绝。

我一手拉住她的头发，一手将那杯液体灌入她的喉管。她拼命挣扎。但我说过一切都是无济于事的。啊，凯莎，她美丽的脸渐渐变得僵硬了，不过不要紧，她在我眼中永远是那么美丽。

我松开了手。氰化钾果然是最为迅速的。她在地板上扭动着身躯，但很快就静止下来。美丽的凯莎，她现在成为了一具尸体。但她不会永远是尸体。我点上一支烟，开始耐心等待。

某些肉眼无法觉察的变化正在悄悄发生。我计算着时间。不过……为什么呢?我觉得我看到了，凯莎的身体正慢慢变得透明，就像一团飘

忽的雾气一样。那个幻影仿佛被某种特效处理着一样，梦幻般的光影交错闪耀……不不，我闭上眼睛，这一切应该缓慢地发生的，我所看到的一定都是我的幻觉。

我捡起地上凯莎的红色的长围巾，轻轻抚弄着。

不知在恍惚的状态中过了多久，一个声音突然将我惊醒。“先生，这……是哪里？”女孩的面孔透出茫然和惊疑。这是凯莎吗？我怀疑，她妩媚的眼睛如何会变得如此清澈？然后我想起来了。

这是三年前的凯莎。那时的她有着涉世未深的天真，那时的她并不认识我。她也不明白永生服务是什么。

难道我就明白吗？我突然怀疑起来。但我没有容自己深想下去。我猛地扑上去，用围巾勒住她的脖子，死死地拉紧。这一连串的动作策划已久，一下子爆发此时连我自己也无法控制。我感到自己的眼球在充血，仿佛就快要掉出来。女孩的眼里满是震惊和痛苦，或者还有不解。我看着她的表情产生一种剧烈的痛楚。我没有松开手，我的手已经僵硬了。

终于她的目光渐渐涣散，拼命挣扎的手也无力地垂下。

凯莎又一次死去。

如果说十八岁的凯莎目光澄澈动人的话，十五岁的凯莎简直就纯洁得像一个天使。她的脸上带着涉世未深的懵懂，好像刚刚从熟睡中醒来。“先生……”她怯生生地问，“这是哪里？”那语气让人的心微微颤抖。

而十二岁的凯莎呢？我已经想不出词汇来形容。那时的她刚刚开始发育，有着青春期少女特有的近乎病态的羞涩。她一句话也不说，用眼睛无声地询问：“先生，这是哪里？我怎么会在这个地方？你又是谁？”

九岁的凯莎活泼大方。微鬈的头发随着摇晃的脑袋来回摆动。她用公主一样的口吻说：“请你去把珍尼叫来，我找她有事。”她环顾四周，接着尖叫，“这是什么地方？你是谁？珍尼呢？你那样古怪地笑什么？”

凯莎六岁我已经认不出她了。很难看出那个胖乎乎的小孩子将来会

2005年选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